

从歌手蜕变成艺术家，艾敬走过了她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成功转型，似乎更是一种使命感的趋使。

艾敬 Ai jing

呼唤美 呼唤爱

撰文/那子 供图/艾敬



那一刻，我像一粒细沙

见到艾敬时，她刚刚回来。最近一个半月，她都在路上。在纽约大都会十多天里，艾敬看了很多美术收藏，尤其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。之后，她又去意大利旅行了10天，看了40多个建筑，包括建筑里的绘画和雕塑，再之后，她又去了一趟伦敦……

艾敬的整个旅行，都跟明年的艺术展览有关。明年，她要去米兰昂布罗休博物馆做一个展览，这个馆兼美术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于一身，最大的特色是拥有2000多幅达芬奇的创作手稿，是世界上藏量比较大的馆。而且，达芬奇在这个馆曾经有一个工作室，在如此有历史价值的博物馆里做展览，艾敬不敢怠慢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明年，你展览的主题是什么？

艾敬：现在还没有具体可以分享的，因为还在准备中。但是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将是国博的巡展，还是以爱为主题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的很多作品都围绕“爱”，为什么？

艾敬：我的作品是多角度去诠释我对爱的理解，它不是单一的。比如“love”，它是一个语言，它是符号式的，我通过符号语言跟色彩结合，这是我的一个尝试。比如“生命之树”，那是我对环境的、对大自然的爱；再比如“枪与玫瑰”，我通过这个作品呼吁和平……总之，爱在我这里是一个多角度的思维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是怎样走上画画这条路的？

艾敬：做音乐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说过：我要为蓝领歌唱，所以，才有了那首《中国制造》。因为我就是来自于蓝领。1998年，因为当时歌词的审查制度的问题，《中国制造》在国内出版不顺利。那个时候，它可能太超前了，大家还在出国潮的时候，我就讲回归了，所以不被理解，甚至被怀疑。他们不相信我是真的爱国，但是，这样的爱国主义真的是我的自我感悟，我通过海外的游历，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符号——我是中国制造的。之后，我就去画画了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当时，你为《中国制造》花了很多功夫，可是在正式发片的前一周被叫停，你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？

艾敬：我想用“痛苦”两个字太轻描淡写了，它是远比痛苦、打击或者挫折还要多的一种情绪。那张专辑是我在美国写的，所以，为什么我会说：当我离开你，我才发现我爱你中国……我诠释了一种反思，那是我的一种真实的体验。我在音乐上也强调真实，为了这种真实，我去洛杉矶录制，用民谣和摇滚的方式去诠释我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爱……但是，我

的这个爱一下子被压抑、被打击了。我很惊讶，那种惊讶，我无法用语言说出来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这件事情给你的反思是什么？

艾敬：那个时候，我确实需要一个更大的反思和改变。这个反思和这个改变是我骨子里心底里期待很久的，出每一张专辑，唱片公司都希望你更有名，卖得更多，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。得到更大的认同，这是潜意识里一定有的。所以，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在录音棚。但是，那一刻，我放弃了一个流行歌手的角色，我觉得如果我去表达对祖国的爱，我就要去接受，接受现实里不被理解的，我当时很明显就是被误解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当时，你把这首歌拿掉，专辑是可以出的，但是你没有，为什么？

艾敬：我要忠实于自己，那首歌是主题，我要表达的主题是中国制造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就像你写一本书，别人说你别说这个了，你说花说草吧，其实是没法接受的。这也是我的倔强之处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现在，再次回想当时的自己，你想到了什么？

艾敬：我觉得我像一粒小沙子，慢慢的慢慢的，然后一下子沉在海底。沉到海底的那一刻，我是甘愿的。我发现海底特别宁静，而且还透着光，我居然很渴望。以前，我做流行音乐，它都是向外发展的，那么多的关注，不停的巡演和宣传……那种生活方式下，我能沉下来，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我现实一点去想，我少了多少机会，少了多少知名度……但是，我就是那种不会考虑现实的人。

我并非突然拿起画笔

小时候，艾敬很讨厌美术课，很讨厌画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苹果。1994年，她第一次去法国，第一次去罗浮宫，



残缺的维纳斯雕塑好美，让人充满想象。然而，艾敬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欣赏他们的，她总觉得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，是宗教的，是黑暗势力……

之后，在参观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时候，艾敬被震撼了。其中的一幅画，让她一下子惊呆了，那简直是拿拖布画的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一朵花，甚至没有任何场景，但是，它的色彩是那么张扬，是那种抽象的非常有张力的表现。

艾敬非常激动，以至于激动到坐在蓬皮杜外面的台阶上观察周边的建筑。

眼前，那些建筑非常像家乡的工厂，那种大罐子，那种线条……非常有工业感，艾敬觉得好亲切。她是在沈阳长大的，那是一个工业城市，她是看着父亲那辈甚至是爷爷那辈唱着革命歌曲干活的。艾敬最理解蓝领的生活，也尊重他们，热爱他们。

之后的艾敬因为热爱这种艺术形态，便开始用心去感受艺术的美。1995年去伦敦，1997年去纽约，1998年去洛杉矶……所到之处，她都要去美术馆，到现在已经15年了……所以，她不是突然拿起画笔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大家对“艺术家艾敬”还是有一种空降的感觉，你怎样想？

艾敬：前一阵子，我碰上一个DJ，他说：你怎么就做展览了？我说：对，我很快要扬名世界了（笑）。大家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，我从拿起画笔，从1999年跟张晓刚老师学画，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从看到拿起画笔，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你经历了什么？

艾敬：看，本身就是一种学习，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鉴赏的过程。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周围人鼓励我说：看都看的太多了，你的出手不会低的。

现在，我经历了十多年的实践和学习，这个路走的还挺辛苦的，也很快乐。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做音乐是表现，画画也是表现，虽然它们的媒介不一样，材料和材质不一样，一种是声音旋律和节奏歌词，一种就是画板或者是其他材质的表现形式，但是，学会表现这一点，我天生就有，我天生就有这种表现能力，这个很重要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觉得艺术语言是一个什么东西？

艾敬：流行音乐是一种很高端的表现形式，有声音、节奏、歌



一单是不宣，她跟的学校在那个大坝前还是品卦闻卦，诗词、旋律，还有演绎者本身的能力，另外还有灯光、音响和演绎者的穿着打扮……这么多表现形式加在一起去诠释一个艺术作品，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。甚至现在很多人只是看着演绎者，不需要他唱歌，看着他就很幸福。

视觉艺术则不同。别人老说，甚至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说我：你怎么能改过来的？那是因为视觉艺术非常难。单从艺术表现形式来说，它是一种静态的，只有画布画板和雕塑装置等，它只有通过眼睛传达到大脑，然后传达到心里，使人身心都感觉到或愉快或痛苦或更多的情绪。你让我看了，我能跟着跳舞吗？我能很幸福吗？所以，视觉艺术特别难。这十五六年，我知道很难，所以我愿意，因为很难，所以我愿意去把自己学习到的一些能力发挥出来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觉得自己孤独寂寞吗？

艾敬：常常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孤独寂寞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

艾敬：我想一个艺术家都会孤独寂寞，这是必经的、必须具备的。幸好，我有助理帮我处理日常事务，让我更专心地投入到这个孤独的创作里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先是画画，后来为什么又做立体艺术了？

艾敬：以前，我们的概念就是画家，确实有的人只会画画，他的想象不能很立体，只能在平面去创造，但是有的艺术家，他不是画家，他是艺术家，他能多维的去想象自己的东西，并且把它做出来。当你觉得在画面上不能完成的时候，就去做

立体的了，这个很自然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创作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习惯？

艾敬：我喜欢安静，创作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的电话都是静音的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以前的唱歌，现在的画画和立体艺术，你想给大家传达什么？

艾敬：正面的，美好的。尽管，有时候，我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不一定完全是美的，但是，它一定是有美感的。比如“艺术之树”，拿筷子做的，剥夺了生命的一棵树，还有一只乌鸦，但是，从视觉语言来讲，白造型也是美感，我尽管表现的是一棵没有生命的树，但是最后的寓意是美的，要你去在大自然……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你一个视觉的震撼，希望你接受到的信息是对美的呼唤和对爱的呼唤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

艾敬：让全世界都知道艾敬作为视觉艺术家非常非常难，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优秀的艺术家，他们都干了几十年或者半个世纪，他们的修养，他们的勤奋，他们的天分，真是让你觉得你怎么能够去超越他们，根本几乎是不可能。但是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只剩下一种可能了，就是我自己发挥到最好，把我的能量把我的想象力，通过我的天分努力勤奋和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去发挥到最大，这是我惟一的机会。

别人怎么解读我不重要

之前，艾敬写的一首歌叫《黑猫白猫》，一个香港的女朋友一边给她倒茶，一边听她的歌，说：这首歌太好了，我非常喜欢，你要不要给我家斑点狗写一个？你看它是黑点白点的……

没有一个好的艺术家会希望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的，之前，做音乐的时期，艾敬就不是，现在做视觉艺术，她更不是。

每一个来到作品面前的人，都会把自身的经验带进来。每一个作品对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产生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。艾敬说，别人怎么解读她的作品不重要。这是最独有的，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希望大家怎么来解读你本人？

艾敬：这个更不重要了，因为一个艺术家都是靠作品来成立的，如果我没有作品，我只叫艺术家，那不是别人给我冠的，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冠的，那个一点都不重要。我是歌手的时候，我有作品，别人承认我是歌手，那是我在歌手的时候我做的。现在，我画画了，我有自己的作品，别人怎么看待艾敬

本人跟作品，这个不是我关心的。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已经完成了我对它所有的投入，最后，你怎么去理解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都尊重。这是艺术的一种，交出去，交给大家去评判和感受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以后，你还会发唱片吗？

艾敬：我有五年计划。我计划在5年内，在意大利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，还有纽约做巡展。至于，这中间会不会有冲动唱歌，还要看机缘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那几年，你一个人在纽约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
艾敬：我很容易被满足，一杯咖啡，一碗面，我就很开心了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的新书为什么取名“挣扎”？

艾敬：这大概是在2005年时写的一个专栏，“挣扎”是取中间一个名字。尽管我的这本书不是诉苦，但是，我觉得挣扎更有共鸣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挣扎，欲望的挣扎，现实生活，理想的挣扎……每个人都离不开。

我这本书更多的是对理想的挣扎，这个理想，在于我对音乐的理想和对视觉艺术创作的理想。生活的挣扎我很少提及，几乎没有，因为音乐和艺术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主线，其他的生活行为，都是围绕这两个。

《中国女性》：你一直在路上，你孝顺父母的方式是？

艾敬：父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从小就这样，我拿到的第一笔版税就急着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去照顾他们的生活。父母是非常知足，非常怀旧的，我给他们买了新家具，但是，十年前的、二十年前的，他们都不舍得扔，甚至，我小时候用过的碗都留着。我父母并不关心我多挣点钱，多有名。我妈妈唱评剧，我爸爸会6种以上民族乐器。他们就是想怎么能站在人们面前，怎么样去把一个歌唱好，把一个曲子弹奏好。所以，我父母没有那种成名感，我也没有，他们最关心的是你开心吗？你快乐吗？

《中国女性》：说到家人，总觉得你对妹妹太好了，那种好甚至超出了姐妹之情，你觉得呢？

艾敬：每个人对爱的理解不一样，对两个妹妹的关爱，尤其是小妹妹，我觉得我犯了很多的错误，尤其是那次滑雪，让我体会到过度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她的一种更大的伤害。当我教她滑雪不摔倒的时候，我对她说谎，那不是现实，第二次滑雪她摔了很多次，她给我写信，当时我就受不了了……那是我去了美国之后才体会到的，我觉得中国人的爱，包括对子女、对家人的爱有的时候超过了分寸，你过度的爱可能会害了她，伤害了她去感受外部现实环境的能力。所以，爱是一辈子都需要学习的话题。

编辑/王怀周